



元宵纪事

上元灯树千光照 一宵歌舞动琼州

穿越千年看元宵

文本刊特约撰稿 蒙乐生

“海南元宵，郡人各张灯，高架突于通衢，巧奇百出，远近聚观，儿童走卒，歌舞欢呼不绝。区区台端独坐，属自大门之外，幸分一夜之光。海南僻处一隅，人情如此，亦足以见太平气象。”这是海南现存最早的地方志明代正德《琼台志》对琼州元宵节景象的描写。

闹元宵岂能无花灯？海南文化习俗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，包括元宵节亮花灯。在2019年元宵节到来之际，《海南周刊》邀请文史专家撰文，回溯历史上琼州人点上元灯过元宵节的喜庆祥和图景，介绍“偷青”“摩石狮”“燃香祈子”等民间习俗，以及海南点上元灯传统民俗的延续和变化。



每年元宵节，海口市琼山区府城的传统花灯展，总能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。
海南日报记者 张茂 摄

金猪贺岁，普天同庆；时和世泰，年稔民丰。

春节长假，年味浓浓，灯彩熠熠，海天火红。

新春新禧，元宵吉庆，亿兆一心，乐在其中。

做上元灯，万民狂欢

元宵节，俗称“灯节”，也叫“上元节”，原意为“上元节的晚上”，海南人称之为“年仔”（小年）。虽说是“年仔”，但比大年还热闹。春节后，海南人做上元灯，六街三市，十村九乡，花灯竞放，欢乐如狂。“灯”谐音“丁”，意为“添丁”，祈愿祈福，添丁添寿。

一元复始，大地回春，元宵是一年之中第一个月圆之夜。相传，汉文帝元年（公元前179年），为纪念正月十五平定“诸吕之乱”，新登基的刘恒下旨“张灯结彩”，把平乱日定为元宵节。汉永平十年（67年），明帝刘庄提倡佛教，敕令元宵点灯以示庆贺，元宵放灯的风俗开始形成。

及至隋代，“每当正月，万国来朝，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，绵亘八里，列戏为戏场”。据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载：唐玄宗时火树银花，堆成鳌山，高达八丈，百里外都可看到。北宋开宝年间（713—741），元宵节盛极一时，时人有“五夜元宵”之称。

汉开九郡，士族南迁，海南开始融入中原文化，节序和风俗与内地基本一致，元宵“燃灯”“观灯”的习俗也就逐渐传播开来。北宋开宝五年（972年），琼州治所播迁，府城风气渐开，礼乐渐盛。其时，元宵佳节，苏东坡、白玉蟾等曾为“上元夜”留下诗作。

明代，朱元璋称誉海南“习礼仪之教，有华夏之风”，升琼州为府。其时，城郭新修，街市新拓，人文蔚起。海南现存最早的郡志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：元宵之夜指挥桑昭树石柱于大街，高架彩竿，悬灯结彩，万家灯火，万人空巷，街市喧哗，金吾不禁，游人不归。

上元，大街通衢，立竿张灯，高三丈，燃灯于笼，自昏达旦。灯彩彻夜，进士唐胄禁不住研墨铺纸，记下胜景：“公宇、富家或缚竹糊纸为‘鳌山灯’，用通草雕刻人马

故事，彩绘，衣以绫罗，中置机轴，系以丝线，或用人推转，烟嘘沙坠，悉成活动。”

在唐胄的眼中，府城元宵，灯火璀璨，亮如白昼，十里灯花，花团锦簇，无异于京都大邦。花灯焕彩，琳琅满目，人声鼎沸，灯烛辉煌，繁荣昌盛，令人赞叹琼州人驱邪祈福的聪明才智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

上元之夜，唐胄亲眼目睹，并记下“贵介每夜群游，多着披袄，袖椎子随行，手拈齿剗前轮袞灯”。那些袞灯“围径二尺许，外扎竹筐以护，沿街轮袞，机转而烛不动”，异常精巧；更有意思的是“装僧道、狮子、鲍老等剧，又装番鬼、舞象”，好一幅民俗文化图景。

通达立竿，百枝灯树

当今社会，经济繁荣，科技进步，摩天大厦比肩而立，万千大楼灯饰华丽，创意照明，匠心独运，智能集成，看地观天，光与影的巧妙结合，幻化出海市蜃楼般的神奇场景。今日元宵，灯彩千倍于古代，但仍然难忘“上元，于通达立竿，松竹叶结篷，缀灯于上”。

其实，数十百种灯彩，变幻百出，那是一种民俗文化传承，社会历史积淀，中华文明演化。明代海南上元彩灯，有“剪纸为人马，树于灯内团走的‘走马灯’”。有剪灯、花灯、纱灯、篾丝灯、蒺藜、梅花毡、媳妇、莲花，名称不一”。其中，“走马灯”尤为精巧。时人诗赞：“飙轮拥骑，驾炎精，飞逸人间不夜城。风飈追星低弄影，霜蹄逐电去无声。”

还有鳌山灯，运用彩绘、彩扎艺术，设灯山彩楼。其状如楼宇，似殿堂，缀以百枝灯树，巧夺天工，是古近代盛行的大型灯组。宋人周密的《武林旧事·元夕》云：“至二鼓，上乘小辇，幸宣德门，观鳌山……山灯凡数十百种，极其新巧，怪怪奇奇，无所不有。”

灯马火龙，城乡同庆，灯光摇曳，歌舞翩跹。郡县元宵，门间攀比，叠出新样，竞短争长。《琼台志》记载：“以竹为格，衣布为皮，或皂或白，腹贮人以代行舞。”这种用竹构架，披上外皮，绘以彩饰，里头藏人的“庞然大物”，轰动一时。据

载：“自成化末古来王始，其俗自崖（今三亚）遍及郡城（今海口府城），仿击番金鼓，群少随游者，烧炮仗，剪火地鼠炮、花筒，环街迎送。”

咸丰年间（1851—1861），岛东文昌城乡，“十五夜，家各张灯，用糯米制丸为元宵，并设肴馔以祀祖先，谓之‘小年’。聚吟曰‘灯会酒’。”时至今日，文化之乡庆贺元宵，依然灯彩熠熠，海天彤彤。清代，会同元月：“先数日，作花灯，献神庙寺观，遍悬公署。每设火树、秋千，放烟火，妆故事，舞狮，杂剧丝竹迭奏，焰灯设谜，游观达曙。”

清末儋州，“上元于通衢立竿灯，结蓬缀灯于上，烧爆放火树、地鼠，又放谜灯”。史志记载，民国初年的崖州节庆：“元宵前后都里迎神张灯，扮演故事，谓之迎灯。”

乐东黄流则花灯龙鼓，大闹元宵，灯车巡游，锣鼓铮咚，长号齐鸣，街市腾沸，喜不自胜。

上元之夜，欢乐之岛，天涯海角，欢声雷动。临高元宵，迎春巡游，车如流水，睹街塞巷，人偶同演，欢天喜地；万宁元宵，舞龙灯会，巨龙翻飞，鳞光闪闪，龙腾虎跃，威风凛凛。定安十方善众，虔诚祈福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五谷丰登，六畜兴旺。

灯结乡愁，诗结心魂

有道是：有灯无彩不精神，有酒无诗俗了人。

“海南元宵，郡人各张灯，高架突于通衢，巧奇百出，远近聚观，儿童走卒，歌舞欢呼不绝。区区台端独坐，属自大门之外，幸分一夜之光。海南僻处一隅，人情如此，亦足以见太平气象。”《琼台志》还收录了海南卫指挥副使王弘《元宵放烟火二首》诗与序。

王弘生于烟柳繁华之地，长于温柔富贵之乡，学优而仕，赴任琼州，但魂牵梦绕，心中依然闪耀故园灯彩。观看元宵烟火，梦回江右，梦约故人，乡愁暗生。王弘说：“苟曰：民之疾矣，如有隐忧，又忧乐不嫌，同情识者，自当知之。”王弘推已及人，感而赋诗。

下转B03版▶